臺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
2011 年 12 月，頁 185-226

BIBLID1012-8514(2011)48p.185-226
2010.10.21 收稿，2011.12.27 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英國自然學家懷特（Gilbert White）著作《塞耳彭自然史》的分析研究

曾　華　璧*

提　要

英國自然學家懷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畢業於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 Oriel 學院，1789 年發行了一本家鄉的自然史——《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紀事》（*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這是一本他和兩位當時代的自然學家 Thomas Pennant 和 Daines Barrington 的通信集。這本經典著作影響了 19 世紀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家。由於他對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有頗大的啟發，因此，未來可進一步研究懷特的加入，是否會使近現代環境史領域的發展譜系往前追溯。

懷特生性兼俱風趣與嚴肅，又充滿好奇心。他主張在鳥類的觀察上，必須具備分辨鳥鳴、顏色與形體的能力，使他成為鳥類學專家。在地方敘事上，懷特主張自然史研究應該以家鄉為基地。在懷特優美的敘事文筆影響之下，他的家鄉塞耳彭（Selborne）在工業革命之後，成為英國人對田園鄉愁的想像之地。

懷特著作的特色，可以歸納為：以地方敘事法，長期對家鄉的自然生態不間斷地進行第一手的觀察、研究與記錄，因此留下了「自然史料」；而這樣在單一地方持續探索和紀實的行為，也使他成為 18 世紀塞耳彭鄉村的「生態史官」與「生態民族誌人類學家」。

關鍵詞：懷特　18 世紀　英國　自然史　環境史

*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333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9 號；E-mail: hptseng1113@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懷特其人與其鄉
三、《塞耳彭自然史》的內容分析
四、影響懷特經典著作成書的因素與該書的歷史角色
五、結論

一、前言

法國大革命當年（1789），英國自然學家懷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發表了一本專書——《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紀事》（*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以下簡稱《塞耳彭自然史》）。[1]該書包含塞耳彭（Selborne）當地的自然史和民俗紀事兩大部分，出版之後，成為傳世的經典著作。這本書發行至今，全新版本超過一百版，如果加上各種修訂版，則有兩、三百版，而且仍繼續發行不輟。[2]一般而言，各版本編者或學者的研究多著重在該書「自

1 本文除了 Gilbert White 使用中文譯名「懷特」外，其餘皆採用英文原名，不另做翻譯，以利閱讀。至於「塞耳彭」一詞，援引自 1934 年周作人書寫一篇有關懷特的文章時，所用的譯名法。周作人曾經翻譯 Edmund Gosse（1849-1928）所著《十八世紀文學史》（*A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1660-1780)*〔Freeport,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2〕）第九章，並對懷特與《塞耳彭自然史》的內容做出評論。該文發表於《青年界》之第六卷第一期（1934 年 6 月），後來收入懷特原著，繆哲譯，《塞耳彭自然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做為該譯本的序言。

2 本文作者於 2008 年在英國塞耳彭進行田野考察時，訪問蒐藏該書幾達 99.9%的藏書家 Ronald Davidson-Houston，他根據長年的蒐藏與研究心得，歸納出懷特這本經典著作的總發行版本數將近 300 版。請參見 Ronald Davidson-Houston, “Foreign Edition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Newsletter of the Friends of the Wakes* 36 (2008), p. 18. 此外，作者於 2010 年 7 至 8 月間，親至哈佛大學典藏善本書的 Houghton 圖書館，訪查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各版書籍，發現以 Gilbert White 為關鍵字的藏書，至 1993 年止，含手稿文件的筆數達 224 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史」的部分，常常忽略「民俗紀事」，出版時甚至直接省略它，因為這一部分普遍被認為枯燥無趣。[3]相較之下，懷特對他的家鄉塞耳彭自然生態（特別是鳥類）的研究紀錄——《塞耳彭自然史》，則被稱譽為「一本不朽的自然史著作」。[4]

本文擬針對懷特的著作進行分析研究，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英國自然史的研究，探索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破壞的關係。從 16 至 18 世紀，經由一連串業餘自然學者的田野研究成果累積，成為型塑英國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最早與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其中最值得注目的，莫過於懷特和他所寫的這本著作。[5]因此，對《塞耳彭自然史》進行內容分析，將有助於我們認識英國的環境主義。

（二）18 世紀開啟了「生態學時代」（The Age of Ecology），此時有兩大研究方法體系併行：一是理性思維派（Empire of Reason），一是理想田園科學派（Science in Arcadia）。前者的發展，成就了後世以資源利用和效益管理為目標的「資源保育主義」思想（Conservationism），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對物種的分類法，對科學家產生重要的影響。理想田園派則對 19 世紀田園生態浪漫主義（Ecological Romanticism）的產生，有所影響，而懷特被認為是此一體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6]本研究想透過懷特經典著作的分析，瞭解懷特被歸位為田園生態學派的可能原因。

（三）當代環境史研究不能脫離以「地方」(place)為基礎的論述，懷特終其一生，幾乎從未離開家鄉，他不但重視地方研究，更以自己的原鄉為對象，進行三十餘年的自然史研究，《塞耳彭自然史》正是一本地方敘事的經典著作。故分析本書的內容，可以見到地方史和環境史之

3 民俗紀事部分何以不受重視，是一個有趣的課題，作者將另文探討。

4 R. M. Lockley, *Gilbert White* (London: H. F. & G. Witherby, Ltd., 1954), p. 9.

5 John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1), p. 2.

6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的學術連結關係。

1970 年代環境史研究開始萌發時，美國環境史學家 Donald Worster 視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為該領域發展上的啟蒙人物。達爾文曾經表示自己深受懷特啟發，例如他專注在單一地方的研究取向，以及所鑽研的部分自然研究的課題，都曾受到懷特的影響。基於此一論點，透過對懷特專書的內容分析，後人或許可以比較清楚地理解懷特針對「地方」研究的特性，以及他和環境史研究領域發展的關係。而且從環境史的研究角度來分析懷特及其著作，也是懷特研究中未曾被觸及的主題。

（四）懷特這本著作，並不是英國最早以「地方」為對象的自然史書寫。以「家鄉環境」為主的自然史書寫者，最早當推 Robert Plot（1640-1696），他在 1677 年 4 月 13 日出版了以牛津地區為主的自然史——《牛津郡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7] 1686 年出版《斯戴佛郡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taffordshire*），1722 年又與其他學者共同編寫《格拉斯同歷史與民俗紀事》（*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Glastonbury*），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這幾本著作都是以「地方」或「自然史」為名，但是就發行狀況及對後世產生的影響來做比較，懷特的著作所受到的重視，實非這幾本問世較早的地方自然史可以差堪比擬的。懷特著作發行的版本數量龐大，使這本書成為英國自然史版本學上的一大主題。而且懷特書寫的筆法，受到當代與後世的喜愛，間接使得他的著作和他的家鄉成為英國人寄托家園鄉愁的象徵，無怪乎有論者指出懷特的自然史著作，是 19 世紀英國到美國的移民者行囊中必帶的物品之一。[8]因此，懷特這本以家鄉（地方）為本的自然史著作，蘊含了一種人與環境關係的時代文化性，而此一特質也是本文擬研究的課題。

---

7 Robert Plo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Oxford: Printed at Theater; London: Mr. S. Millers, 1677).

8 這三件物品是指：《聖經》、石楠草（heather）與《塞耳彭自然史》。參見 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Dent, 1986 & 1993;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p.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懷特的自然史研究成果，備受後人肯定。懷特並不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沒有顯赫的學術地位，但卻能以獨自的自然田野研究做基礎，把家鄉的自然史敘事寫成傳世的經典著作。為了探究這本書為何能夠形成如此的影響力，是本文進行此一主題分析的根由。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文擬藉由分析《塞耳彭自然史》書中的自然史部分，瞭解該書、人（懷特）與時代的關係，及其在歷史上的角色。在探討懷特著作之前，為使中文讀者對懷特有基本的認識，本文將先介紹懷特的生平及他的自然史內容——包含本文作者對懷特的家鄉塞耳彭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經驗，再進一步用這些資料展開後續的分析研究。

二、懷特其人與其鄉

（一）生平概述

懷特在 1720 年 7 月 18 日生於祖父（名字同樣也是 Gilbert）擔任牧師的塞耳彭教區住所，塞耳彭位於英國南部 Hampshire 郡 Alton 鎮的東南方。[9]懷特的父親名為 John White，母親 Anne Holt White；懷特是家中十一位小孩中的長子。祖母 Rebecca White 是塞耳彭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懷特的祖父在 1728 年過世之後，祖母就從教區的住宅遷居到一棟相當舒適的鄉村式房子，名為「The Wakes」。[10]這時，懷特一家人也從 Compton

9 根據當地人的說明，Sel 是 Willow，borne(burn)是 stream 的蘇格蘭用詞，所以 Selborne 等於 Willow Stream，也就是「柳樹溪」的意思。

10 The Wakes 目前是「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Gilbert White's House and the Oats Museum）博物館館址。懷特家族後來的經濟狀況無法繼續維護 The Wakes 宅邸，另一方面，歐慈家族（The Oates Family）中，Frank Oates（1840-1875）和 Captain Lawrence Oates（1880-1912）叔姪兩人都是自然學家（分別發現非洲維多利亞瀑布以及到南極探險），則想要將家族的收藏標本和各項資料正式對外展示。因此，兩個家族決議合作，同意以 The Wakes 宅為基地，成立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將懷特與歐慈家族的收藏品共同做為博物館的展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搬遷回來和祖母同住。從 1728 年起，懷特除了在外求學期間，一直住在 The Wakes 宅，直到 1793 年 6 月 26 日逝世，總計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懷特鮮少離開該地或 The Wakes。

懷特在進入牛津大學前，曾在英國中南部的 Basingstoke 受教於前牛津大學文學與詩學教授 Thomas Warton（1688?-1745）。懷特後來進入牛津的 Oriel 學院，在學時喜讀中古文學，也愛 John Milton（1608-1674）的作品。18 世紀，英國的教區與牧師的任命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例如塞耳彭的牧師必須畢業於牛津的 Magdalen 學院，懷特以 Oriel 學院的學歷，則必須到其他教區才能出任正牧師；但由於懷特深愛塞耳彭，即使不能出任正牧師，他仍寧願選擇留在出生地擔任副牧師，且終身未婚。

（二）懷特的人格特質

懷特是一位性格安靜、被認為有點「謎」樣的人物。在英國之外，他也是一位常被忽略的自然學家。[11]懷特從小開始就對自然世界感到好奇，他遺傳了父親溫和、深思的特性，以及對氣象學（meteorology）的興趣。母親過世後，他由祖母照料，因此也承襲了祖母對塞耳彭田野、山林與河流的喜愛。[12]這種對自然之愛，是他一生能夠對豐富的生態環

11 懷特本身是一位充滿矛盾又生性有趣的人物，對人幽默卻又有嚴肅的一面（例如對 Grimm 畫作的堅持）；喜歡騎馬，但會暈馬車。懷特經典著作的版本，除了有日本譯本、中國大陸譯本、澳洲翻印本、美國翻印本等之外，其他數百版本都是在英國發行。本文作者在田野調查時，偶然機會發現某位現代英國的牙醫師會閱讀懷特的著作，但與作者一起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地理系接受訓練的兩位中學地理課教師，卻不認識懷特，為何有如此狀況，作者覺得有趣，但不理解其因。懷特本人長相為何，至今成謎，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的畫像。前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館長 June Chatfield 還曾經為文討論，請見 June E. Chatfield, “Likenesses of the Reverend Gilbert White,” *Proceedings of the Hampshire Field Club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43 (1987), pp. 207-217，所以本文才會對懷特有「謎樣」的形容。

12 Paul G. M.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A Brief Biography (1720-1793)*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 The Oats Museum, Selborne Papers Number One, 2000), p.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境深入研究的內在泉源。他生平愛喝茶，大學時代喜歡文學。在靜態的一面外，他同時又具備停不下來的個性，雖然不喜歡搭乘馬車，但是愛打獵，並將打獵稱為「田野的娛樂活動（field diversions）」，加上喜愛在家園鄰近地區到處走走，因此懷特被他那位牛津大學同窗的一輩子好友 John Mulso（1721-1791）稱為「輕騎兵牧師」(the Hussar parson)。[13]

從懷特的著作或研究者的評論中，他所呈現的人格特質是好奇、細心、耐煩與認真；他的個性也被形容為「閒暇」（leisure），[14]而這些特質或可視為懷特終其一生可以心無旁騖地進行自然觀察的性格要件。他和管家 Thomas 的相處，呈現他的個性風趣；[15]但若仔細分析，懷特相當重視細節的特質，則又顯現性格上有「嚴肅」的另一面。例如懷特曾經資助當時的英國鄉村寫景畫家 Samuel Hieronymus Grimm(1733-1794)，Grimm 也到過塞耳彭，為懷特的鄉居住宅與花園繪製景觀畫。[16]懷特雖然感受到 Grimm 畫風的趣味和幽默性，但卻評論說：

---

13 Paul G. M.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p. 9.

14 Grant Allan 編輯的版本之導論，引述友人Mr. Dobson 有此評論，參見 Grant Allen ed. With no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John Lane, 1902), p. XXXiii. 另外，Walter Johnson 在編註懷特的《自然學家日誌》（*The Naturalist's Journal*）時，也提到懷特是在很悠閒的、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完成資料蒐集與《塞耳彭自然史》的編寫。參見 Walter Johnson, "Gilbert White and His Village," in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ter Johns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1;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0, reprint), p. xxv. （原書最初由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ondon]於 1931 年出版）。

15 當懷特外出時，管家 Thomas 會幫忙懷特記錄天氣資料。主僕兩人的相處，具有趣味性，例如 Thomas 有一次打破了一個杯子，懷特問他怎麼回事，結果 Thomas 當場表演，又摔破一個杯子，可見 Thomas 的憨直與懷特的雅量。不過，由於懷特非常重視細節（特別是對他自己的花園），所以 Thomas 想必也是一位很有耐心、聽從主人指示的僕從。請參見 Cesil S.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5, 97.

16 有些版本會附上 Samuel Hieronymus Grimm 在 The Wakes 的插畫，在懷特的第一版書內，一共被採用了五幅，其中一幅真跡擺掛在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中展示。美國哈佛大學則蒐藏了 Samuel Hieronymus Grimm 在 The Wakes 所繪的原始畫作的數位檔案，請參見以下網址：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10273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畫的建築物、人物、四足動物、流水、林間的景色都有可觀之處，但是他畫的樹沒那麼令人愉悅：他的畫作縈繞著一種幽默感，但我將不允許他以這一種風格為我作畫，因為所有的插圖都必須是正經八百的。[17]

（三）懷特進行自然研究的田野：塞耳彭小村與 Wakes 花園

塞耳彭距離倫敦西南約 50 英里，位於 Hampshire 最東邊，與 Sussex 郡為鄰。塞耳彭的土質多樣化，被白堊岩地質（chalk）的山林環繞，且高度比村落高 300 英尺。這個山林區包括三個區塊：牧羊草原、高林，和一長排以櫸木為主的樹林（當地人稱為 Hanger，意為「垂林」）。在進入塞耳彭之前，遠遠的就能看到這片垂林。林中有懷特兄弟們一起闢建的「之形小徑」（Zig-zag）、一座休閒幽居屋和觀看飛鳥的凹棚小房。

兩百多年來，當地的環境變化很小，村裡的道路依然小而蜿蜒，總長約四分之三英里。這條小路將當地的土壤分成兩區，靠近西南的部分是肥沃的重黏土，東北方則是適合吸收腐化植物與動物糞肥的鬆軟沃土。當地人口一直不多，約莫保持在 600 人以下；飲用水主要來自於在地人稱為的「井頭」（Well-head），懷特書中稱此溪流為 Sele-bourne。懷特介紹此一水源地時，曾說它的水「源源不絕」，1894 年該水源地裝有鐵門牆，上面寫著是為了紀念懷特而設。不過，後來「井頭之水雖然依舊泌流，但已經不再供塞耳彭居民做為飲用水了」。[18]

The Wakes 的庭園設計，仿照 18 世紀的建築風格，以「哈哈」（haha）的高低差，像圍籬一樣阻隔動物的侵犯。目前這種哈哈式的類似一堵牆的花園區塊，仍被保存。[19]在 The Wakes 宅與庭園的西北方，則豎立了

17 Rashleigh Holt-Whit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V. 1* (London: John Murray, 1901), p. 320.

18 1931 年 Walter Johnson 所編輯的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一書，於 1970 年再次出版時，Johnson 在首頁上做此說明。

19 在 The Wakes 的花園內，「哈哈」並不是壕溝，而是類似圍牆，做出上下高低的區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座如紙片般的希臘大力士 Hercules 的薄板（boards）畫像，在時間流轉下，畫像依然跨越時空，座落在原地不動，默默地觀看著 The Wakes 的人物流逝與轉變。[20]懷特兄弟雙手闢建的「之形小徑」，雖然被掩蓋在蔓草之中，已無法從遠處眺望，但道路仍然留存。[21]

整體來看，塞耳彭至今仍是一個生活單純的村子，而小村內地理空間和 The Wakes 花園的自然體系，就是懷特親身進行各種環境與變遷研究的田野。懷特深耕塞耳彭地區自然生態史的結果，隨著歷史的發展，已成為形塑當地文化傳統的重要根源。



圖一　懷特故居 The Wakes，現為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Gilbert White's House and the Oats Museum）。（筆者攝於 2008/7/16）

在哈哈隔出來的低地區，是一大片的草地，飼養牛群，連接櫸木垂林。

20 十八世紀歐洲的庭院設計，常以設置雕像來顯示家族的富有程度，形成一股風潮。懷特家族並不富裕，但為了俗例，乃改以如紙片般的薄板畫像來取代。

21 作者於 2009 年 7 月 18 日重返塞耳彭，當日天氣晴朗，故想要爬上之形小徑，進入櫸木垂林，探索懷特當日的幽居木屋遺址，不料竟然迷路。爬抵山頂後，更不知方向，經由私人住宅區主人的指點與同意，到達邊界後，翻過鐵絲圍籬，由垂林山頂沿著蜿蜒的小徑「反向」一路下山，途中雜草阻擋在路旁，幾乎蓋住通路，須用雙手撥開，始能通行。無怪乎今日我們從 The Wakes 的庭院遠眺這條小徑，已經無法清晰的分辨其形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特所建立的風格，成為兩百年來凝聚塞耳彭居民維繫地方文化傳統的核心力量，並形成地方認同的基本價值。至今當地沒有隨著文明的發展而裝設路燈。[22]居民們在每年懷特生日（7 月 18 日）當週，舉辦鄉村社區的復古文化活動，由首席園丁身著古裝，逐一進行庭園草木與歷史關係的介紹，並且定期舉辦文化藝術或田野探查活動。就在 The Wakes 的旁邊，基金會從外地移來了一座 16 世紀的穀倉，設立「懷特田野學習中心」（Gilbert White Field Study Center），定期舉辦學術演講與環境教育活動。[23]

從環境研究的角度來說，懷特家的花園就是懷特主要觀察自然、進行「田野」研究（filed study）的基地，它既是懷特家族的快樂園地，也是自然學家最好的實驗場所，可供觀察鳥類習性，也是蒐集各種活的植物標本之集合地。整座庭園被樹木和花草妝點，假日時，懷特的親友們在此娛樂、歡聚；花園中保有一小塊農場，讓懷特可以耕種，並做為示範之用。[24]今日我們親履該地，會感覺 The Wakes、花園和遠處的垂林等等外在整體景觀，二百多年來幾乎沒有甚麼大的變化，特別是我們將

22 作者在 2008 年 12 月 16 日，於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的餐廳內，對塞耳彭地方史家 Natalie Mees、藏書家 Ronald Davidson-Houston 與《威克斯之友通訊》（*The Newsletter of the Friends of the Wakes*）編輯 Derick Summers 進行口述訪談時，問及為何塞耳彭不裝設路燈時，他們共同的回答（或者說是一種反問）是：「為什麼需要？」當日下午三至五點，我在「懷特田野學習中心」先後訪問現任與前任的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館長。結束訪問時已經超過五點，當我從田野學習中心踏出屋外，霎那之間，被那一片漆黑震懾得張口無言，更不知應該如何邁步前行。當下對現代能源文明的影響力，與塞耳彭居民堅持保留十八世紀不裝設路燈傳統，兩者之間的強烈對比印象極為深刻，此一「摸黑而行」的記憶，終生難忘。

23 「懷特田野學習中心」由英國王儲查理王子揭幕，基本的運作由博物館基金會支持，主要的活動是依據塞耳彭當地的地理環境，對外舉辦各種生態教育，供國小學生到成年人參與。教材的編纂按照學習者的年齡而有所不同，其中以所謂的「牙齒（The Teeth）」和「溪流（River）」兩個計畫較常舉辦。作者曾於 2008 年 10 月 22 日全程參與該中心為附近小學生舉辦的「牙齒」學習活動，進入「櫸木垂林」採樣。一般而言，進入秋冬季之後，該中心會循例舉辦各種學術演講活動，開放給各地人士參與。

24 R. M. Lockley, *Gilbert White*, pp. 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imm 替懷特花園所繪製的畫像與實景做比較時，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該地景觀的外貌持續不變的特色。



圖二　懷特花園的櫸木林秋景。（筆者攝於 2008/10/22）



圖三　參加懷特田野學習中心「The Teeth」生態教育活動的學生圍繞在 Hercules 薄板畫像前。（筆者攝於 2008/10/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塞耳彭自然史》的內容分析

（一）著作的基本形式：以書信集形式成書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在科學史的探索上，「書信」是科學家們相互報告與交換資訊最主要的溝通方式，[25]而本書正是懷特和兩位自然學家：Thomas Pennant（1726-1798）與 Daines Barrington（1727-1800）之間，彼此交換觀察自然的心得與紀錄的通信集。懷特和這兩位自然學家的年紀與生命時間都很相近，而以懷特最為年長。[26] Thomas Pennant 是當時英國首要的動物學家之一，Daines Barrington 則是律師，也是英國皇家科學院的學者，曾在 1767 年出版《自然學家日誌》（*The Naturalist's Journal*）。當 Barrington 閱讀了懷特的觀察紀錄之後，立即鼓勵懷特，敦促他將資料整理成書，Barrington 可說是懷特著作出版的重要推手。[27]

一般《塞耳彭自然史》的版本都是將懷特寫給 Thomas Pennant 的書信編輯為上卷（或第一卷），和 Daines Barrington 的來往書信則列為下卷（或第二卷）。[28]由於懷特後來才決定將這些書信付梓，故他在整理出版文稿時，特別採用「書信」的格式，另外寫了九篇介紹塞耳彭地理與人文的小文，放置於最前面，做為「引言」（這 9 封信都沒有日期與署名），而將他寫給 Thomas Pennant 的第 1 封信列為第 10 封信——其實

25 Paul G. M. Foster, *Gilbert White and His Records: A Scientific Biograph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88), p. 156.

26 Gilbert White 73 歲；Thomas Pennant 72 歲（1726-1798）；Daines Barrington 73 歲（1727-1800）。

27 懷特之所以認識這兩位學者，是透過弟弟 Benjamin White 的介紹。

28 少數版本以不同的型式編排，有的以主題來區分，有的則依照日期編纂。例如：1905 年 Charles Mosley 所編輯的版本，以 14 項主標題來編輯全書，有人認為這種編輯法相當獨特，且有價值。牛津出版社「世界經典」1902 年與 1904 年版本，則以時間為序來編排。整體來說，通常所見的版本都是分成上、下兩卷，“Letters to Thomas Pennant”在前，“Letters to Daines Barrington”在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封信才是《塞耳彭自然史》專書的第 1 封真實信函，發信的時間是 1767 年 8 月 4 日。[29]因此，我們可以算出：懷特和 Pennant 實際的通信數是 35 封，和 Barrington 則有 66 封。

根據 Walter Johnson 的說法，全書的書信「有相當一部分」只是以書信格式為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投郵，例如上卷的前 9 封信。[30]那麼究竟有哪幾封信是如 Johnson 所說的，並不是真實往來的書信呢？這個問題目前似乎還沒有任何研究做過具體分析。筆者仔細檢視與比較各信的標題，發現部分信件確實沒有寫出收信人的尊稱（如 Dear Sir）、懷特的署名（I am etc.）或地名與日期等資料。倘若我們用「日期」做為參照點，把信上有明確標示日期者視為正式的通信文件，而沒有列出日期者，視為只是具備形式的文件的話，則上卷除了第 1 至第 9 封信已經確知是後來才寫的「信」之外，只有標號 41 與 43 的兩封信沒有日期；下卷數量較多，分別是編號 32-33、44-48、53-54、56-65，總計 22 封信，占總數 66 封信的三分之一。[31]

懷特的信件是否是真正往來的書信，其實並不影響該書成為經典著作。該書之所以能夠常青傳世，必然有其特殊之處。Ralph Churton（1764-1831）是一位英國的神職人員，曾經到訪塞耳彭，並寫下他對當地和懷特著作的看法。他頌讚該書有趣、內容豐富，是一本最優良的書信集。[32]他又說，本書流露出「幽默、詩意、想像與直接的自然真相」等質素，

29 Paul Foster 是英國研究懷特的著名專家，在前引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書中，他將第 1 封信的時間誤植為 1767 年 8 月 10 日；但在他編纂的牛津版《塞耳彭自然史》中，日期正確。

30 Walter Johnson, "Gilbert White and His Village," in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p. xxv.

31 本文註腳所根據的版本是 1977 年 Penguin 出版社發行的「經典版」（Penguin Classics），該版於 1987 年重印。此一版本目前較容易獲取，故以下引註的頁碼以該版為準。以 TP（Thomas Pennant）和 DB（Daines Barrington）做簡稱，故以懷特致 Thomas Pennant 的第 10 封信為例，註腳的方式為：TP, 10 (Aug. 4, 1767), pp. 31-33.

32 參見 Ralph Churton, *Letters to Gilbert White, 1786-1793*, 手寫稿第 6 封信（Oct. 25, 1789）與第 7 封信（Dec. 13, 1789）。書信原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因此有人表示：「不難理解，為何這本書的版本會有如此之多」。[33] Churton 的評語，十足的反映了一般人對懷特著作的看法。

（二）以信的形式對讀者介紹塞耳彭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

懷特在書最前面的 9 封信中，對塞耳彭地區做了一個概要性的描述，可以視為外村人理解該地環境的重要線索，其內容概述如下：

在第 1 封信中，懷特主要說明塞耳彭所處的地理位置、塞耳彭教區當地的地理與周邊鄰村，以及當地的地質概況，內容包括土壤（白堊土質）與適合栽種的作物、河流與泉水（飲用、洗滌）、環繞鄉村的樹林（如垂林、Wolmer Forest[34]）及木材等。

在第 2 封信中，他描寫該村所種植的兩棵具有歷史意義的樹，並說明這兩棵樹因為風暴的關係而傾倒，但卻一直留存在村人的記憶裡。他在信中也描述了樹上結巢的烏鴉，以及樹倒之後烏鴉的命運。

在一個年代久遠的鄉村中，必然存在各種「古物」。懷特在第 3 封信中，依照林奈的分類法，記述了他自己在村中親眼所見的化石（石化的魚標本）、村內可以挖掘到的各類貝殼，以及當地的各種石頭。懷特在第 4 封信中，進一步介紹了塞耳彭附近 Wolmer 所產石頭的質地、紋路、用途，與塞耳彭建築的特色，並對所謂的窄巷道路有所說明。

第 5 封信的內容涉及塞耳彭的氣候，懷特說明他的村子有垂林環繞，因此能夠抵擋西風；同時，當地植物具有多樣性特色，例如長滿了各種豐富的蕨類植物。懷特認為，氣候潮濕有益健康，也利於治療瘧疾。在信中，他提及當地出沒的鳥禽，與親自測量降雨量與人口記錄等資訊；懷特並且書寫了 1783 年教區的狀況，內容包含當地居民的貧困樸實、居住的房舍、勞動週期與健康長壽等，以及該村在 1789 年的工業發展情形。

---

33 R. M. Lockley, *Gilbert White*, p. 10.

34 Wolmer Forest 是指 Wolf Forest，因為有狼出沒而得名，故可直譯為沃爾默林，或取其意譯為「狼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 6 封信的內容則把視野拉開，懷特介紹塞耳彭村子旁的 Wolmer 林地與物種，以及它們的環境狀況和發展歷史。他說 Wolmer 林地是昔日英國王室的獵場，獵區裡的山谷中遍佈沼澤，懷特曾經在沼澤中發現有類似橡木的碳柴。林地裡過去曾經出現一種黑色的野雞，又名松雞；此外還有一種紅色的鹿，奔馳在林中。根據懷特在這封信中的記載，雞與鹿過去都是塞耳彭地區常見的動物，後來則消失不見。最早是因為偷獵的緣故，導致鹿群數目開始大量減少，後來則是有一位公爵下令將林地的鹿都運往溫莎，鹿群在 Wolmer 獵場裡奔跑的景象，從此不復存在。

第 7 封信和當地的社會運作有關，懷特還是著眼在涉及自然生態的村民活動。他介紹了塞耳彭林地的相關法令和農耕習慣，提到由於偷獵者的惡行越來越嚴重，所以官方制定了「偷獵法」（The Black Act of 1723），用以規範管制這些偷獵林地動物的行為。他在這封信中還提到，每年 3、4 月間，有人會在林地內的石楠地上生火，理由是為了將老去的草皮燒去，以有助於新芽的生長。懷特則提到當地人在村內林地的高處設置了 Waldon-lodge 和 Brimstone-lodge 兩座涼亭，它們每年必須定期維護，建材的更換方式相當特別。在懷特眼中，這種作法是一種古老的地方民俗。

在第 8 封信內，懷特關切的焦點是 Wolmer 林地中的水相及生物。他說在 1635 年時，Wolmer 林地曾經進行了一場探勘調查活動，從紀錄看來，當時林地的範圍相當寬廣；到了他生活的時代，林地的範圍內還存有三大湖泊，但因為水質貧乏，水中魚類生物的生長並不繁盛。其中 Wolmer 的湖面頗為廣大，水邊鳥類的活動相當豐富。懷特並且說明，在四十年前（按：應該是在 1740 年代），有人曾從湖底發掘出大量的古老錢幣。

懷特在第 9 封信的內容，依然以當地的自然生態以及資源使用的狀況為敘述主軸，信中說明了緊鄰 Wolmer 林地的樹林區和有關林木砍伐的情形。他說，Wolmer 林地有一個姊妹林，名為 Ayles Holt forest，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這兩個林地相鄰，但是土壤成分卻天差地別，在 Ayles Holt 林生長的鹿，色澤是淡黃色，牠們不曾跨足到 Wolmer 林來；而在 Wolmer 林中的紅鹿，也不曾出現在 Ayles Holt 林內。1784 年，Ayles Holt 林內大約有近一千株的橡木遭到砍伐，這是因為當地發生林木所有權之爭，導致各方勢力紛起搶奪林木。

塞耳彭的自然環境之美，受到很多當代與後來者的讚賞，被看做是一個理想的田園（Arcadia），空氣中深深的飄盪著安靜與永恆的氣息。[35] 從上述幾封信的內容，顯示懷特對塞耳彭的地質、景觀、河流、林相、人文社會結構與鄉村景觀等，都曾做過仔細的研究。[36]

懷特從 1750 年起，展開對自然環境的紀錄，他不間斷記載所完成的《花園曆誌》（*Garden Kalender*）和《自然學家日誌》（*The Naturalist's Journal*），是《塞耳彭自然史》書中很重要的資料來源。[37]

（三）以長時間與單一地方「『活』鳥類」的觀察記錄為主

懷特以史家符實的特質與類似「日知錄」式的記述法，進行鳥類的研究記錄，使他成為 18 世紀重要的鳥類學專家。1790 年代，在歐洲業餘動物學家的自然史櫥櫃內，鳥類的蒐集並非主流，遠遠比不上貝殼、昆蟲、礦物或珍奇異物的蒐藏，主要是因為不容易保存，顏色也容易受損，鳥皮更因為對昆蟲敏感而難以維護。[38]因此，懷特終其一生專注在

35 R. M. Lockley, *Gilbert White*, p.14.

36 Edward Yates 居住在塞耳彭，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地理系退休教授，他出版一本有關當地教士與農人的地方史著作，可以做為了解「塞耳彭」的參考文獻，參見 Edward Yates, *Knights, Priests and Peasants: A History of Selborne* (Selborne: Selborne Publishing, 2009).

37 這兩本記錄資料的重要性，被《塞耳彭自然史》的光彩所掩蓋，但在英國當地，依然啟發後來者仿效懷特紀錄的模式，運用網路科技，讓一般人可以在網頁上，記載屬於自己觀察的自然環境資訊。Paul Foster 教授目前組織一個六人團隊，進行《花園曆誌》的研究。筆者在哈佛大學的 Houghton 善本圖書館中，協助 Foster 教授在 Samuel Henshaw 未出版的資料箱中，找到懷特購買種籽的賬單。

38 Paul Lawrence Farber, "The Development of Ornithological Collections in the La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鳥的觀察上，確實別具特色。他曾經說：

> 我所居住的教區是一個地勢非常陡峭與崎嶇不平的鄉村，處處是小丘與樹林，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滿佈各種鳥類。[39]

懷特在第一封給 Thomas Pennant 的信中，就提到三種「燕子」：家燕（swallow, *hirundines rusticae*）、雨燕（swift, *hirundines apo des*）和小紫岩燕（young martin, *hirundines urbicae*），並且詳細地描述牠們行為的特性。[40]顯見村內自然環境系統相當豐富，賦予懷特觀察鳥類絕佳的機會。

懷特對鳥類的喜愛與觀察從未間斷，他秉持「長時間」的研究態度，執行對鳥類的觀察。他說：

> 我對這地區的鳥類學的關注，已經超過四十年，但卻還無法窮究這個主題，因為只要我持續進行對鳥類探索的工作，新的發現就依然存在。[41]

懷特每日必會騰出一定的時間來觀看各類的鳥，並在觀察過程中，詳細比較所發現的新品種。他在書中，不斷針對塞耳彭的鳥鳴、鳥蹤，以及各種類型的鳥做出生動的描述。他從自己的經驗，歸納出一個理論：一位好的鳥類學專家，必須要有能力分辨鳥的鳴聲、顏色與形狀。他說：

> 無論這些鳥是在地面上還是在空中，在野叢中或是在手上，由於每一種鳥都有牠自己的特殊姿態，所以在第一眼看到牠們時，先不要心存定見，唯有這樣，才能夠經由審慎的觀察，確定牠的類屬。[42]

由於懷特對鳥聲有敏銳的聽覺，因而書中處處可見他以優美詞彙來形容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th Centu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ce Disciplin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9:4 (1980), p. 391.

39 TP, 10 (Aug. 4, 1767), p. 33.

40 TP, 10 (Aug. 4, 1767), pp. 31-33.

41 DB, 49 (May 7, 1779), p. 231.

42 DB, 42 (Aug. 7, 1778), pp. 213-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種鳥鳴聲。例如他寫給 Pennant 的第 10 封信說：「高林的樹梢間，有一隻小小的黃鳥，都八月了，牠仍在鼓喉高歌，滋滋聲彷彿振羽高飛的沙鷗。牠們是甜美的小歌手。」又說：「雄鳥們鼓翅而舞，喉嚨裡的音調一高和一低，真是悅耳至極。」寫給 Pennant 的第 16 封信，則說：「一到了黃昏，村裡的周圍四處，都可以聽到這鳥的叫聲，因為牠們的鳴噪之聲，幾乎可以傳達一英里之遠。」又說：「蝗蟲雲雀在我的田裡，開始發出『滋滋』的叫聲了。世間最會引起人們興味的聲音，真的是莫過於這種小鳥的低語了；我們聽來，似乎聲音來自前方，其實卻是傳自一百碼之外；即使這隻鳥是在你的耳旁鳴唱，那聲音也不致於過度的宏亮。」他在寫給 Barrington 的第 43 封信中，更生動地描述了「梟、鴿、夜鶯、雄鵝、雌鴨、渡鴨、雄火雞」等鳥禽的叫聲，使用「hoot、snore and hiss、croak、coo、serenade、quack、gobble、clock」等英文字彙，堪稱是一篇「鳥鳴之章」。[43]

在懷特細膩的觀察與比較法的研究下，使他成為第一位利用「鳥的歌聲」成功分辨出三種「柳鶯鶲」（willow-wren）的自然學者。柳鶯鶲的身體都是黃綠色，但是聲音與個頭的大小卻不盡相同，因此懷特利用標本分析，明確的分辨其間差異，這份研究目前在學界已經成為定論。他綜合各項資料，對這三種鳥做出以下的描述：

> 體型最小的是棕柳鶯（小柳鶯鶲），聲音啾啾，腿色為黑；體型最大者是林柳鶯（大柳鶯鶲），發音滋滋，如蚱蜢振翅般，它身軀的上部極為鮮黃，腹部則為純白色，翮羽和腕羽兼有白色，這是其他兩種體型的鳥所沒有的特徵；至於中型的柳鶯鶲和大型者的腿色相同，都是肉膚色，但是牠的鳥聲悅耳，宛若艾艾之音。[44]

候鳥的遷移是懷特對鳥類觀察的另一個旨趣之所在。在他的書信集

43 DB, 43 (Sept. 9, 1778), pp. 216-219.

44 TP, 19 (Aug. 17, 1768), pp. 54-55. 本段有關懷特從鳥聲的差異，進而辨別出三種柳鶯鶲的內容，係整合 Paul Foster 版本的註解與信中的描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有多處記錄與討論鳥的遷移時間與蹤跡。[45]例如他在給 Pennant 的第 1 封信裡，便記述了燕子的習性與遷徙時間的差異，他說：

> 今年的 7 月 11 日，家燕孵化的雛鳥開始出現蹤影，小紫岩燕的幼鳥則還蟄伏在鳥巢之中，這兩種燕子是在進行另一次的孵育；而我看到我去年所記錄的動物誌，牠們的雛鳥是要晚到 9 月 18 日才會出巢。是否這些晚出巢的燕子比較喜歡就地窩藏，而不想遷居到外地去？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去年有一些小紫岩燕停留在巢內的時間甚長，一直要晚到 9 月 20 日才出巢來，而全部離開我們的時間則是 10 月 5 日。[46]

在 1789 年第一版的《塞耳彭自然史》中，唯一的一張插畫是黑翅長腳鴴（或鷸）（Stilt, *himantopus*）。懷特在信中鉅細靡遺地描述他丈量這種鳥的標本的過程，說牠：

> 從大腿沒有毛的部分開始，其長為 3.5 英吋，小腿 4.5 英吋；去除內臟後，塞進胡椒，則總重是四又四分之一盎司；所以就身長與體重的比例來判斷，無疑的，這是一隻最長腿的鳥了……。[47]

至於這種鳥來自何方？他做過一番說明，包括列舉 Pennant 說在英國沒見過牠、有人推估是秋天時節從埃及飛來的；但懷特說，有人很確定在西班牙的河岸邊曾經發現過這種鳥。他最後推斷這些黑翅長腿鳥並不是英國本土種，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如果牠們是英國的在地鳥種的話，「那麼長相如此特殊的鳥，將不可能不斷的繁衍生長，而完全沒被英國人記錄或觀察到」。[48]

懷特是第一位記載英國南部候鳥——「環頸鶇」（ring-ousels, *turdus*

45 懷特在書中提到有關鳥類遷徙的章節，可參見給 Pennant 的第 10、12、23 與第 38 封信，以及寫給 Barrington 的第 9、12、18、51 和第 55 封信。

46 TP, 10 (Aug. 4, 1767), pp. 31-32.

47 DB, 49 (May 7, 1779), p. 231.

48 DB, 49 (May 7, 1779), p. 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orquatus）的人，這個紀錄受到 Pennant 的讚許。[49] Thomas Pennant 採用了懷特許多權威性的鳥類觀察資料，做為自己在 1777 年第四版的《大不列顛動物誌》（*British Zoology*）著作中的材料，並自認他和懷特的通信受惠甚多。[50]

候鳥遷徙、對燕子的持續紀錄，都隨處可見於懷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書頁中，且懷特有隨時做紀錄的習慣，我們從他不間斷記載的另外兩本著作——《花園曆誌》和《自然學家日誌》之習慣，就可見其一斑了。懷特曾說自己最喜歡觀察的鳥是「夜鷹」，而他最喜歡的樹是「櫸木」。The Wakes 住宅的座向朝西南，正好可以眺望那一排長滿櫸木、可擋住西風的濃密垂林，而他用來觀察鳥的一座小凹棚屋面對垂林，另一座則座落在垂林山上，可以往下觀看 The Wakes 前面的大花園。懷特能夠在自己喜愛的林木圍繞的環境中，隨時進行自然觀察，不但是幸福的，進行科學研究的條件更是具足。

懷特曾告訴 Barrington，他記錄鳥類資料的方法，就是隨手記下觀察到的情形，他曾經自詡所做的紀錄之詳實，無人能夠否認。他說：

> 如果要論斷我所記錄的這一份鳥類札記有什麼優點的話，無疑的就是它的準確度了。因為在長達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我都是隨時在口袋裡攜帶一份有待觀察的鳥類名冊；每當我步行或騎馬外出，去訪查教區時，我都是逐日的記錄每一種鳥的歌聲——不論這些鳥是長鳴不已，還是噤聲無語；因此如果有人想要使用這份資料的話，我能保證我所記錄的資料，必然是既明確，而且都符合事實。[51]

懷特使用這種類似「日知錄」的記載習慣，像是一位生態史官的做法，也讓他的資料及各種觀察研究的成果，無法被人忽視。

---

49 TP, 20 (Oct. 8, 1768), pp. 55-57. 懷特在第 21、25 封信中表示，對 Pennant 認可與讚美他的候鳥遷徙紀錄感到很滿足，見 TP, 21 (Nov. 28, 1768), p. 58; TP, 25 (Aug. 30, 1769), p. 68.

50 William Jardine, “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 W. Jardin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0), p. xii.

51 DB, 3 (Jan. 15, 1770), p. 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懷特的研究紀錄呈現生物多樣性與生命網絡（The Web of Life）的特色

懷特對各種物種的習性與之間的互動關係有興趣，並詳加觀察與研究。除了鳥類之外，懷特還曾特別記錄生態體系中的鎖鏈關係。他敘述自己是在夏天觀察牛的活動習性後，才發現到「牛與魚」的生態關係。他表示牛群會在上午 10 點左右走進溪裡嬉水取樂，無論牛只是把身軀沉到腹部的深度，抑或是只有浸到腿部一半的部位，一直要待到下午四點才回到草地吃草。懷特觀察了這樣的行為之後，寫著：

> 牛隻一天在水裡停留的時間這麼久，想必排放了不少的屎。在牛屎上，昆蟲可以築巢為家，魚群也可以將之當成食物，倘若沒有這種特殊的供應來源，那麼魚的食物將會不足。所以正是這種大自然的經濟特性，才能使某種動物的行為產物，得以轉變成另一種動物的糧食！[52]

懷特觀察鳥的紀錄，非常仔細，呈現鳥類不同的特性。他除了能夠分辨鳥鳴差異之外（懷特用近似的聲音語詞形容不同的鳥鳴，多樣且生動），也能夠在一封信中，描述三十幾種鳥的飛行樣態，展現他對鳥類生態多樣性的知識理解。書中所提及的鳥，包括：鳶、禿鷹、茶隼（kestrel）、鷦鷯、梟、渡鴉、白嘴鴉、烏鴉、寒鴉、啄木鳥、鸚鵡、喜雀（magpie）、松鴨（jar）、蒼鷺（heron）、翻頭鴿（tumbler）、環頸林鴿、雄鶇、翠鳥、夜鷹、燕八哥、大鴉、家燕、雨燕、岸燕（按：即為岩燕）、搖尾鳥、雲雀、林百靈、鷚、白喉、紅頭潛鴨、海雀、鵝、鶴、赤頸鳩、水鷄、水鴨等。[53]懷特是這樣形容這些鳥兒們：

> 鷺鷥身子很輕，卻有那大翅膀，似乎有點不方便，但那大而空的翼實在卻是必要，在帶著重荷的時候，如大魚及其他。鴿子，特別是

52 TP, 8, p. 27.

53 本文所引的鳥名，除附加英文者外，多參考繆哲的中譯本。Gilbert White 原著，繆哲譯，《塞耳彭自然史》，頁 347-3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那一種叫做拍翼的，常把兩翼在背上相擊，拍拍有聲，又一種叫做斤斗的，在空中翻轉。有些鳥類在交尾期有特別的動作，如斑鳩在別的時候雖然飛得強而快，在春天卻攤著翼像是游戰似的。雄的翠鳥生育期間忘記了他從前的飛法，像鷂子那樣在空中老扇著翅膀。金雀特別顯出困倦飛不動的神氣，看了像是受傷的或是垂死的鳥。魚狗直飛好像一枝箭，怪鴟黃昏中在樹頂閃過，正如一顆流星，白頭翁像是游泳著，畫眉則亂七八糟的飛。燕子在地面水面上掠著飛，又很快的拐彎打圈，顯他的本領。雨燕團團的急轉，岩燕常常的左右動搖，有如一隻蝴蝶。許多小鳥都一抖一抖的飛，一上一下的向前進。[54]

懷特對於生態物種之間的關係，常有特別的思考與處理，這些觀察有時不只出現在單獨一封信件之內，而是以連續的關係加以陳述，常常讓人想要一探究竟的閱讀下去。有時他也會寫出頗具戲劇性的情節，例如下卷寫給 Barrington 的第 34 封信中，懷特談到失去子嗣的母貓，發揮母愛天性，撫養小兔的故事。懷特觀察出貓與兔這兩個物種本性差異甚大，卻能產生如此關係，故特別記載說：「草食性的動物竟然由捕食動物的肉食性動物來哺養，這個例子就是了。」[55]懷特這種具有生態多樣性與特殊性的寫作，又能夠具備故事般的情節，趣味與張力十足。

懷特在 1777 年 5 月 20 日寫給 Barrington（編號第 35 封信）的信中，詳述蚯蚓在生態物種關係中的角色與功能。根據他的觀察，蚯蚓雌雄同體，生殖力強，不但能夠鬆土、鑽洞打孔，讓雨水得以進入土壤中，裨益樹木的生長，牠們辛勤所鑽挖出來的屎堆，又是一種肥料，有益於農

54 原文出自懷特致 Daines Barrington 第 42 封信（1778 年 8 月 7 日），這段文字正是前述周作人翻譯 Edmund Gosse 所著《十八世紀文學史》第九章、發表在 1934 年 6 月《青年界》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後來被繆哲收入在他翻譯的《塞耳彭自然史》書中，成為序言。本文在此處的引文，直接採用周作人的譯文，出處如前引。周作人和繆哲翻譯風格有別，繆哲的譯文比較文言典雅，和周作人的質樸的白話風格不同，連帶對鳥名的使用也略有差異。

55 DB, 34 (May 9, 1776), pp. 194-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物，而牠本身則是鳥類和許多四足動物的食物來源。所以蚯蚓雖是一種身軀極小的物種，但是從牠們的角色和行為來看，卻是生態系之中不能缺少的一環。懷特並說，他之所以鉅細靡遺地觀察蚯蚓，主要的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希望後人能夠對蚯蚓有深入的研究。[56]

綜觀懷特對物種的細膩觀察與研究，讓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他會被歸類在展現「生命網絡」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學概念之研究學者群中。[57]

（五）懷特主張自然史研究「應以單一地方為立基點」

懷特除了掌握生態物種的特性之外，他相當重視「地方價值」的傳統與重要性。懷特主張自然史研究必須以「地方」做為基礎單元，提倡人們應該專注於單一地方的「鄉土自然誌」書寫，他認為這是成就一部好書的必要條件。所以懷特不斷鼓勵住在直布羅陀的弟弟 John White，應該對該地區自然史進行研究。[58]

懷特之所以主張以「地方」做為出發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區域自然史的研究是一件困難的事，不專注為之便無法成功。懷特說：

---

56 由於懷特是第一位對蚯蚓的生物性進行研究的人，後來十九世紀達爾文在研究蚯蚓時，完全沒有引述懷特的角色，結果受到很多的批評。例如對懷特著作有詳細註解的 Grant Allen 版本，明白主張達爾文的蚯蚓研究是受到懷特的啟發。另外，Gerhard C. Cadee 對達爾文的批判更為嚴峻。他認為雖然達爾文對蚯蚓的研究值得稱許，其功勞也不會因為懷特的開創研究地位的確立而減低，但就是因為達爾文不想把他自己終身研究蚯蚓的貢獻，讓別人得到先驅者的冠冕，所以才不願意引述懷特在 18 世紀就已經發現的成果。請參見 Gerhard C. Cadee, “Gilbert White and Darwin’s Worms,” *Ichnos* 10:1 (2003), pp. 47-49.

57 生態學在十八世紀之後的發展，和這一學群學者的成果息息相關，包括林奈、懷特、達爾文、R. W. Emerson、P. Kropotkin 等人，請參見 Derek Wall, *Green History: A Reader i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4), ch.8, pp. 103-114.

58 懷特的弟弟 John White 接受哥哥的建議，進行當地物種標本的蒐藏，寫成一本尚待完成與未出版的著作 *Fauna Calpensis*，請參見 Paul Foster, “The Gibraltar Collections: Gilbert White (1720-1793) and John White (1727-1780), and the Naturalist and Author Giovanni Antonio Scopoli (1723-1788),”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34 (2007), pp. 30-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沒有人手的協助，只單靠一個人的眼力來書寫一部自然史，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自然的田野廣佈，能夠提供給人來觀察的，實在是多不勝數。如果要對田野進行詳盡的調查，來分辨其真實之狀的話，實在是耗時，進度也必然相當緩慢。僅由一人窮究多年的功夫，所能獲得的成果，畢竟還是有限。[59]

懷特長期在塞耳彭當地詳加觀察研究，這和當時許多人延續 17 世紀以來蒐藏殖民地珍奇物種標本的習慣，不甚相同。[60]不過，懷特並不排斥接觸外界各種珍奇標本，但他主張應該從「單一」的「地方」出發，因為唯有這樣的自然史撰寫，方可能有一個立足的基礎，也才能深化內容。由於懷特的研究方法和當時科學社群的風氣有所不同，無怪乎他被視為家居型的（stay-at-home）自然學家。懷特認為每個人觀察的知識都只是部分而已，唯有綜合許多「部分」的觀察成果，才有可能彙整而得到一個較為完整的圖像，所以他主張應該深刻的去認識單一的「地方」（家鄉或區域）。他闡論其因，曰：

> 一位僅僅專注在單一區域的研究者，所能獲得的自然知識，是比那些自以為可以熟悉許多地方的人更為詳實精進。因此，每一王國、每一省分，都應該有專門針對自己在地事物的研究者。[61]

懷特的傳世經典著作，就是他數十年來耕耘塞耳彭一地自然生態史的成果。他世居塞耳彭近乎半世紀，幾乎足不「外」出，雖然透過各種管道了解世界各地的物種狀態，但一生可說只浸淫在家鄉的生態環境研

59 DB, 5 (April 12, 1770), p. 122.

60 歐洲上層社會或殖民者因為好奇心使然，勤於收藏世界各地所發現的珍奇物品，並習慣設置私人展示間，使得十七世紀以來，異國物種的標本蒐藏成為一種文化和潮流。參見 Katie Whitaker, “The Culture of Curiosit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s. N. Jardine, J. A. Secord & E. C. Sp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5-90.

61 DB, 7 (Oct. 8, 1770), p. 125. 懷特此處所提的「地方」，原文用語是「district」。環境史研究所指的「地方」是一個研究的單位指稱，可大可小，也是地理學領域和「空間」（space）相對比的一個用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中，所以被稱為是具有「世界觀的在地主義」之地方旅者。[62]這是對懷特的生活與研究特色的評論，表示懷特雖然只是以家鄉的環境為主，但他所關注的課題卻具有世界性。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的著作是一部豐富的「地方（家園）生態資料庫」，除了處處流露生動的趣味性之外，更開啟後人體認「地方知識」的重要性與意義。如果將「塞耳彭」當成倫敦西南的一個鄉村型態的生物區域，則懷特所有的觀察紀錄，幾乎類同於一份以塞耳彭為基地的「鄉土自然誌」（bioregional chronicle of nature）。[63]

四、影響懷特經典著作成書的因素與該書的歷史角色

懷特在他生活所在的家鄉內，並沒有可以和他相互深入討論自然生態的夥伴，這個問題著實令他有不小的遺憾。他在寫給 Pennant 的第 1 封信中，曾經提及此事，他說：

> 這一直是我的不幸，因為我的身旁從來沒有學習與探索自然知識的鄰人。因為缺乏同伴來敦促我勤奮的研究，以及讓我的注意力更加

62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Fall 2004), pp. 46-65.

63 此一名詞，主要依據「鄉土生態主義」（Bioregionalism）的概念而來，「鄉土生態主義」是 1977 年由 Peter Berg 和 Raymond Dasmann 所提出的理論，它是一個回應環境危機的思想與主張。該理論強調：維護生態的方法應在一個不是以政治疆域為基準的生物區域（bioregion）的「地方」範疇之內，具有濃厚的去中央化的地方主義傾向。它重視的是地方物質的自我供應與生產，包括區域內在地食物的供給與在地本土植物的種植及永續性的維護。本文借用其觀念，把塞耳彭這個「地方」（place）做為一個「生物區域」，將對該鄉所進行的生態觀察與記錄稱之為「鄉土自然誌(或鄉土生態書寫)」(bioregional writing）。本詞在文中，與當代去中央化的政治意涵與宗旨無涉。「鄉土生態主義」的概念，可參見 Raymond Dasmann & Peter Berg, "Reinhabiting California," *Ecologist* 7:10 (Dec. 1977), pp. 399-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敏銳，所以我的進步是緩慢的，而這種狀況，從我在孩童時期開始，就是如此。[64]

但是一位踽踽獨行者的步履，依然鋪陳出一份世人無法漠視的作品。為何可以達到這樣的成果？

（一）人與書以及書與地方的相互影響與關係

懷特一生潛居塞耳彭鄉間，是一位孤寂卻又能自得其樂的自然學家，他讚嘆大自然的奧妙，並從自然的觀察中，體認了生命網絡的特性，已如上文所分析。懷特之作被評價為可以媲美莎士比亞，在美國大概只有梭羅（Henry D. Thoreau, 1817-1862）的《湖濱散記》（*Walden*）能與之相提並論。雖然這本書的流行地區大致以英國本地為主，[65]但是從研究風格來說，懷特頗有值得世人注意之處。在 18 世紀重視動植物學與地質學的自然史風氣中，他特別以「活的鳥類」做為研究對象，所以別具一格。[66]懷特在進行長期、在地的自然觀察過程中，處處顯示他不是一位一成不變的人，也不是單純的地方主義者，因為他還是常常透過閱讀旅行日記、研究外來物種，以及和當代自然學家交換資訊等行為，將塞耳彭放置在一個更大的自然體系中，因此，懷特並非只是一般人所認知的「在地者」（localist）及「居家型的自然學家」（stay-at-home naturalist）而已。[67]懷特的著作之所以成為經典，和他個人的人格特質有不能分割的關係。他雖孤獨，但反而因此心無旁騖，加上天生具有好奇心及良好

64 TP, 10 (Aug. 4, 1767), p. 31.

65 該評論內容，請參見 Michael T. Ryan, “Introduction,” in *Cultural Landscapes: Gilbert Whit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s. W. B. Carnochan and Elizabeth Heckendorn Coo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89), pp. 1-2.

66 Nichlas Jardine and Emma Spary, “The Nature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s. N. Jardine, J. A. Secord and E. C. Sp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7.

67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pp. 46-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能力，才能成就這麼一本傳世的經驗性研究紀錄。

我們閱讀懷特的書寫，他那無所不在的「好奇」與「探索」的精神，是最為引人入勝的地方之一。他曾說：

> 正如您的觀察，動物學者太慣於只做基本的描述和同義詞的代換。他們這樣做，原因其實很清楚：因為對動物分類的研究，即使是端坐在家中的書房裡，也一樣可以進行，但是對動物的生活習性及其相互之間關係的調查研究，卻是比較麻煩與困難。如果研究者不是生性活潑、充滿好奇心，以及長期住在鄉間的話，那麼研究工作將更不容易完成。[68]

懷特本身的特質，正好符合上述引文所說的，要完成地方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因為他自己就是這麼一位長居鄉下、又兼有好奇心的探索家。他的好奇顯現在很多地方，例如他搭乘馬車會暈車，但是一聽到 Pennant 告訴他位於 Cressi-hall 某處人家的樹上結滿八十只蒼鷺（heronry）的鳥巢時，他就回信說：這種稀有現象就算再遠的路，都一定要去瞧瞧，還央求 Pennant 告訴他確實的住宅地址。[69]他的好奇也顯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上，例如他敘述離雀不知覺的去幫布穀鳥孵蛋這樣的行為，由於他深具一探究竟的個性，故隨筆寫下諸如：「剖開生蛋期的布穀鳥的卵巢，就可以知道母鳥可以產下幾顆蛋」、「我將盡力去找一隻母布穀鳥來檢驗一下」等等內容。[70]

懷特非常關注鳥類生態，他對植物、昆蟲與四足動物也顯示出相同的注意，顯見他的生態關懷面是廣大的。[71]懷特不但對活著的動物如此，連死掉、發臭的動物，都難逃他的好奇探索，[72]例如他去 Goodwood 本為

---

68 DB, 10 (Aug. 1, 1771), p. 136.

69 TP, 22 (Jul. 2, 1769), p. 60.

70 DB, 5 (April 12, 1770), p. 122.

71 懷特對昆蟲的描述，深深吸引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還曾說，想要翻譯懷特寫蟋蟀的文章。參見周作人，〈《塞耳彭自然史》〉，收在繆哲譯，《塞耳彭自然史》，頁 7。

72 無論是活著的動物或死的動物標本，懷特自己說他都會加以審視，詳細觀察特徵與差別，見 TP, 25 (Aug. 30, 1769), p. 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察看一隻由 Richmond 公爵所擁有的母駝鹿（female moose），不料他抵達的時候，該駝鹿已死，但是懷特不放棄機會，在臭味四溢的環境中忍住呼吸，非常仔細的丈量母駝鹿的身高、肚長、前後腿長度、尾巴長度；進而描述其耳朵、腦袋的形狀；形容他未曾見過的厚上唇和大鼻孔，還提到這種厚唇在北美地區是精緻菜餚的料理；最後他很遺憾的說，自己因為急於擺脫惡臭，而忘了仔細觀察鹿的腿關節。整個情節生動且詳實，讀來令人發噱。[73]

懷特在寫給 Pennant 的第 34 封信，仔細的講述了塞耳彭白堊地質區域的一種「收成鼠」，及其對人體的侵擾狀況。他也一一描寫 The Wakes 花園和塞耳彭常見的刺蝟（hedgehog）的生態，說牠們以昆蟲為主食，也以車前草的根為食物。他特別提到，刺蝟因為上顎較長，所以吃植物時有奇特的方式；又敘說自己找到一窩小刺蝟，觀察牠們生下來時是眼盲的，不過全身的白色軟刺卻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變硬；幼小刺蝟因為肌肉尚未成熟，所以不能捲成團球狀；文中他也談到刺蝟築冬巢、但又不儲備冬糧條件等的種種細節。[74]這些敘述，無一不觸及當地的自然生態。

研究懷特的人都會說，「善於觀察動物習性」是他本身所具備的天賦能力，[75]利用這種特色書寫而成的著作，讓後世環境史的書寫有了一個前期的典範。而且懷特的書和個人風格已然成為塞耳彭居民的文化認同中心。當年懷特的住家，今日以「懷特之屋與歐慈家族博物館」（Gilbert White House and the Oates Museum）為名，改裝為博物館，由 The Oates Trust 經營，基本上維持 18 世紀以來的樣貌。不僅如此，懷特觀察自然的基地——The Wakes 花園，也維持原樣。他十歲（1730）時，在花園

73 TP, 28 (March, 1770), pp. 74-76. 值得一提的是，懷特在《塞耳彭自然史》之外，他的《花園曆誌》和《自然學家日誌》是最基本的以日為單位的自然環境紀錄，也是《塞耳彭自然史》成書所依據的史料。懷特能夠如此細心的紀錄各項資料，處處顯示他對地區生態、特色與變遷有很大的興趣與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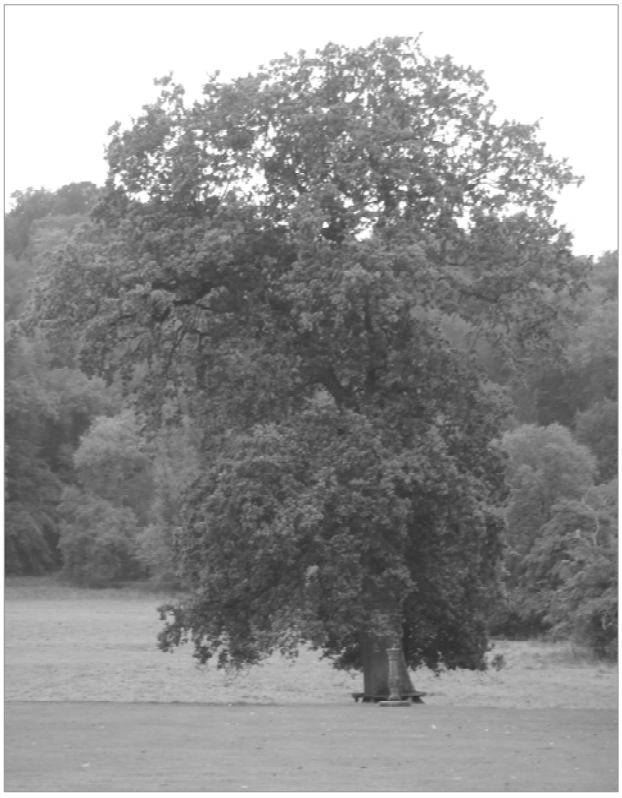
74 TP, 27 (Feb. 22, 1770), p. 73.

75 Paul G. M.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p.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種下的橡樹和白臘樹，歷經兩百多年，依然屹立，而這兩棵巨木似乎成為不同世代的人們體認當地自然生態傳承與生生不息意義的媒介。

塞耳彭村內的人口總數和地景，二百多年來幾乎不變，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該村被白堊山丘環繞，又遠離倫敦與英國西南部的主要交流幹道，如此的地理與交通因素使得當地人口與環境的變遷不明顯。第二原因十分明確，因為該村除了農村型工業與小型的農耕種植外，並無其他產業。第三個理由則難以脫離和懷特的關係。當地居民出於對懷特的尊敬，致力於維護並保育塞耳彭的環境與其昔日的樣貌，在這個英國村落的社群中，已經形成一種共同的信念了。[76]因此，人（懷特）、書和地方（塞耳彭）之間，存在著不能忽視的三角關係。



圖四
懷特十歲手種之樹，樹幹前可見「哈哈」（haha）坡上的日晷，高度相當於懷特身高；樹後是櫸木林。（筆者攝於2008/10/13）

76 R. M. Lockley, *Gilbert White*, pp. 1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懷特著作的歷史地位

透過一支生動的筆，懷特將家鄉的自然生態狀況，做出歷史的紀錄，也使得後來強調從「在地、地方」為研究起點的環境史領域有了一個參照的座標。今日我們若想瞭解懷特經典著作的歷史角色，那麼「塞耳彭」成為英國田園鄉村的想像之地，以及書中地方自然史的敘事風格，或許是兩個可以切入的角度。

1. 懷特的著作促使塞耳彭成為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人對失落鄉野的想像之地

雖然美國和法國大革命、以工廠生產為主的工業革命、科學農業的發展等等歷史事件，與懷特本人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他的著作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完成。而且他結合科學與文學的自然書寫風格，影響力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受到他影響的學者甚多（例如地質與地理考察學家 A.J. Jukes-Browne, Harold Osbojrne White 等人）。由於懷特進行自然觀察的時代，恰巧是在工業革命初起之際，而且他在《塞耳彭自然史》中，對自然生態（物種）的訊息，不是用感嘆的、裝飾的、華麗的辭彙，而是以真實與真誠的筆調敘事，所以內容充滿生氣，有憑有據，趣味盎然，素樸卻又極為豐富。懷特的書可說剛好為英國人在傳統社會與現代變遷之間，開啟了一扇可以維繫田野生活曲調之窗，挖掘了一個人們瞭解塞耳彭（或謂英國南部）地方生態特質的泉源。懷特的著作，讓塞耳彭變成一個讓人對鄉村有「感覺」（feel）的地方，而這樣的特質，自然成為一劑可以防止現代主義惡靈的處方（antidote）。[77]

整體而言，懷特的書既非田園浪漫曲，也不是科學分類之作，而是他觀察鄉間日常生活的情景，內容雖然不像田園詩意的理想化，也不若科學生硬的抽象化，如此一來反而可以引起大多數人的共鳴。而且由於塞耳彭的環境，從 18 世紀末以來變遷甚小，因此自然生態體系相對穩定，

77 David Pepper,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reprint), pp. 170-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以透過懷特的自然記載，人們對英國農村生態體系的恆常、流動、變遷與多樣性特質，有了可資比較的基礎。無怪乎在工業革命促使自然環境巨幅變遷的時代下，懷特被看成是將塞耳彭塑造成為英國人鄉愁象徵的自然學家，他的寫作風格也樹立了田野生態學的標竿，[78]進而對 19 世紀田園生態學、浪漫主義生態學之開啟產生影響。所以「塞耳彭一直被當成是田園詩，是一座讓城市與移民外出者記憶中所認知的不變的英國鄉村」，[79]換言之，塞耳彭已經成為 19 世紀英國人召喚古代生活與風俗民情的鄉愁之地。[80]也正因為懷特家居式的在地自然史書寫，讓塞耳彭以其幾乎未曾改變的田園景觀意象，在現代英國歷史的發展上，成為已經遺失的鄉村和家園的代表。[81]當工業革命使得田園的寧靜消失之後，懷特的書更加受到歡迎，移民者會將來自家鄉的花夾在懷特的書頁中，[82]或許正是這種對當時鄉村記憶的留存與情懷，使得懷特這本自然史著作，成為 19 世紀英國移民美國者的行囊中必帶的三樣物件之一。[83]

2. 懷特著作中的地方敘事風格和當代環境史研究的關係

啟蒙運動時代的自然學者對「地方」的探索，是自然史研究的要點，也是一種時代的趨勢，對英國環境主義的起源貢獻甚多。從 16 世紀至世紀，動植物學以及生命科學的研究都頗具成果。由於懷特記錄塞耳彭的

78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p. 7.

79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p. 47.

80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75), pp. 9-12.

81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pp. 49-50.

82 Elizabeth H. Cook, "Selborne's Cultural Landscapes: An Exhibition," in *Cultural Landscapes: Gilbert Whit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s. W. B. Carnochan and Elizabeth Heckendorn Cook, p. 34.

83 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p.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然史，是以「長時間、單一區域及文體親和」的風格成書，基於這種田野生態學的書寫模式，懷特被認為是影響 19 世紀科學探索、自然紀錄與田園詩歌和文學發展的典範人物。[84]懷特著作問世之後，大受歡迎，19 世紀時各種不同的版本持續出版，其總發行量，被認為是至今以英文文體為主的第四大者。[85]

受到懷特影響的學者甚多。英國 19 世紀的生物學家達爾文，是環境史研究領域的標竿人物，他之於環境史的角色，被認為是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之於經濟學、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之於心理學一樣的重要。[86]達爾文的物種源起理論對世界的影響之大，眾所皆知。他曾說自己受到 18 世紀自然學家懷特的影響甚大。[87] 1870 年，William Preyers 問達爾文，在他年輕的生命中，有哪些書讓他印象深刻？他回答：懷特和 Humboldt 的作品。達爾文還說：

> 讀了懷特的《賽爾波恩（Selborne）》，我對於觀察鳥類的習性發生了很大興趣，我甚至對它們的習性做出過紀錄。我記得當時我天真地驚訝過為什麼每一個高尚人士沒有都成為鳥類學者。[88]

所以後來達爾文在 *Beagle Diary* 書中所進行的研究紀錄，可以說在方法學上受到懷特的影響。

進一步分析，由於懷特的自然書寫在文類和敘述的方式上，表現出對地方或特定地區的深入觀察與愛好，乃成為地方故事（Tales of Locale）的代表著作之一。而且因為他以更具經驗主義式的科學觀察，重新詮釋地方傳說，和啟蒙運動中偏重都市型的、普遍性的、理論性的意識形態，

---

84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p. 7.

85 John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p.2.

86 Donald Worster,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 (1984), p. 1.

87 在科學探索上，達爾文在 *Beagle Diary* 中對植物、豬隻進行的觀察方法，被認為是受到懷特的啟發，一如前述的蚯蚓研究。

88 參見 F. 達爾文編，葉篤庄、葉曉譯，《達爾文生平》（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恰好形成一種對比。懷特的著作，促使後人把「社會背景」（*milieu*）當成 19 世紀文學書寫時最感興趣與最顯著的要素。

懷特在著作中所描述的有關人、社會與環境的關聯，其影響有其值得重視之處。懷特專注於一地的細緻觀察與描述的風格，影響了頗多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家，尤其是以城堡做為書寫場景者，例如：William Wordsworth、Samuel Taylor Coleridge、John Ruskin、Virginia Woolf、Brontë 姊妹和 Thomas Hardy 的作品，這些人都利用和懷特相似的模式，來處理「地方」的因素。[89]塞耳彭在懷特的筆下，成為一個顯現人們真實生活的地理空間。[90]

有論者認為懷特的寫作，是參考 John Cullum（1733-1785）在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的章節編排，[91]但是懷特在書中的開頭與結尾部分，所展示的形式、規模，甚至敘述結構等，卻都使該著作成為一本沒有被定型的文集。[92]懷特記載的內容與風格，具有生動的活力，雖然不是英國最早的自然史著作，但從該書在 19 世紀發行盛大的史實來看，懷特的自然史促進了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成為一部有重要影響的作品。從歷史來回顧，可以知道，為何後來的學者會因為懷特的著作，而認為他是一位「地方生態敘事者」了。[93]

---

89 Martha Adams Bohrer 認為，*Castle Rackrent* 的作者 Maria Edgeworth 學習了懷特的在地觀察態度，因此稱 Edgeworth、Wordsworth 和 Coleridge 都是"provincial author"。詳細內容，請參見 Martha Adams Bohrer, "Tales of Local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nd *Castle Rackrent*," *Modern Philology* 100:3 (Feb. 2003), pp. 396-397. Tobias Menely 也認為：Bronte 姊妹和 Thomas Hardy 受到懷特重視地方書寫的影響，請參見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p. 47.

90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p. 47.

91 John Cullum,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London: J. Nichols, 1784).

92 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p. 202.

93 有關區域性的風土誌(topographical)的調查，想必開始得更早。例如 William G. Hoskins（1908-1992）認為英格蘭的地方史書寫，最早是 William Lambarden(1536-1601)於 1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特的著作顯示他的自然書寫具有歷史學家紀實的特性，才能夠不遺漏對生態物種訊息的掌握。懷特雖然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待在自己的家鄉，但有時他也會到塞耳彭附近方圓三英哩的地方走訪。這樣的遊走經驗，擴大了他觀察的範圍，讓他可以將鄰近地區觀察到的動植物，拿來和塞耳彭的觀察相對照。[94]因此懷特能夠以更為全面的角度來記載家鄉的地理誌，更在詳盡探索區域的生態物種之後，了解記錄鄉村史的困難與重要，從而鼓吹書寫「每鄉一史」的重要性，為後世環境史「地方生態敘事」的研究法立下傳統。

五、結論

從懷特自然史的書寫內容，我們看到他是專注在家鄉塞耳彭地區的自然生態記錄者，提倡以單一地方為單位，進行自然史的撰寫，並以之做為建構整體自然史全貌的基礎。懷特的研究主張，為英國的地方敘事樹立書寫的典範，促成地方認同。他對生態體系豐富的觀察與描述，隱含了生命網絡（Web of Life）和生態多樣性的生態學認知，這一點或許是他被後人當做英國 18 世紀第一位生態學家的原因。[95]

年所寫、1576 年出版的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Conteining the Description, Hystorie, and Customes of that Shire* (London: H. Middleton, 1576)。相關內容，請參見 William G. Hoskins, *English Local History: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March 1966*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5.

94 Cesil S.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pp. 105-119.

95 Samuel Henshaw 形容懷特是英國自然學家的先驅者，且認為懷特是英國第一位生態學家。請參見 Samuel Henshaw, “History Notes,” in Samuel Henshaw’s *Collections Concerning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ca 1720-1943* (Cambridge, MA: 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本文引述此一說法，目的在呈現懷特的著作受到時人與後來學者的肯定，至於是否真如 Henshaw 所說的，懷特是英國第一位生態學家，未來仍可持續考察與探究。如果我們說懷特是英國十八世紀重要的生態學家，則應該是一個貼切的形容詞。Samuel Henshaw 個人所蒐集的四大箱資料，內容琳瑯滿目，包括懷特和友人的來往信件、帳單資料等。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特的自然紀錄包括動植物，但鳥類觀察是他著作中的最大特點，他之所以專注在鳥類紀錄，主要和家鄉的自然生態條件有關。他以持續的、驗證的研究方式，區分出三種「柳鶯鶲」的分型之成果，已經被科學界正式確認。外在的環境，造就了懷特的研究特點，但是除了鳥類之外，他是近代歷史上第一位研究蚯蚓的自然學家，同時也對其他物種進行細心的觀察，這些研究課題的出現，主要和他個人有好奇心的人格特質有關。我們也知道懷特一直詳實的觀察塞耳彭當地的水源體系，更持續、細心的記載當地的雨量，這使得他在 18 世紀的氣候學史上，一樣占有一席之地。

懷特除了對自然環境進行研究外，他對於家鄉的民俗文物，甚至人口數的記錄，也都未曾忽略。他曾經說，民俗紀事是我們了解自然史時不可分的部分。這顯示懷特對於「人和環境」的認知，是從自然、社會與文化等層面切入，而這種相互的關係，也是 20 世紀下半葉起環境史研究的重要項目。

姑且不論懷特《塞耳彭自然史》書中的各封信，是否全都是真正的通信文書，他在這些資料中所呈現的書寫風格，是以科學精神的經驗性研究為本，透過優美、趣味橫生與生意盎然的文筆，來記錄塞耳彭的生態體系，可以說是全書的基調。懷特對家鄉的自然生態充滿熱愛，所以閱讀他的書籍，會讓人深刻的感受到英國小鄉村的田園之美。懷特在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下，為英國保留了不變的鄉野景觀與生態之描述，使他的書成為當時代的一份環境史文件。這也呼應了 Donald Worster 所論，在 18 世紀出現的理性與浪漫兩大生態學派中，懷特屬於浪漫主義派。

懷特不同於其他當代學者專注於標本學的分析，他集中焦點在室外的現場紀實，並將觀察結果以生動的文筆呈現，這種深具情感的可讀性書寫，可能就是他的著作能夠不朽、長青的流傳的主要原因。雖然他一輩子幾乎都是獨學，週遭很少有相互討論的學術夥伴，他本身更不是英

批資料目前藏於哈佛大學 Houghton 善本圖書館，且在 1943 年由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整理成一份典藏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皇家學會的會員。但特別的是，在 19 世紀時，他的著作出版卻非常蓬勃，很多編者為該書的內容添增了豐富的景觀、動植物等插畫，這種情形和當時自然史知識的大眾化發展趨勢，恰好互為影響的因素。而當時歐洲地區，大概只有法國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23-1915）的著作，可以和懷特相提並論。這位踽踽獨行、無顯赫學術資格的自然學家，身後為何能有如此的榮景，是本文著眼於分析懷特《塞耳彭自然史》一書特色的重要原因。

由於達爾文被視為環境史發展上的重要人物，因此在學術脈絡上，我們似乎不能忽略懷特的角色。本文的主旨，不在論說懷特早在 18 世紀已經為環境史研究建立理論基礎，只是想點出：懷特的自然書寫所秉持的原則，和後世環境史學所履踐的基本典範——包括：「對自然生態的長時間研究的精神」、「重視地方環境敘事的重要性」等，有不謀而合之處。

以「地方」為始，拓及「區域」，再及於「世界」，是環境史研究的基本目標，因此，「地方」是環境史研究的根基地。懷特主張以「地方」為本的自然史研究傳統，歷經達爾文（例如他在南美洲的五年研究）再往下持續演進。[96]由 Roderick Nash 和 Donald Worster 等人發起的第一份環境史刊物（*Environmental Review*），創刊於 1976 年，等同宣告美國環境史領域的正式興起，[97]而以「地方」做為研究田野，成為研究時的綱領之一。[98]這種發展的關係，意味懷特和其環境史研究有其值得注

96 Charles Darwin, Richard Darwin Keynes ed., *Beagle Di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7 有關美國環境史研究的緣起，請參見曾華璧，〈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收入氏著，《人與環境：臺灣現代環境史論》（臺北：正中書局，2001），頁 2-46。

98 例如出版於 1983 年的有關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環境變遷史、1991 年以芝加哥為主軸的美國大西部研究等，都是著眼於一個區域的生態環境和人類行為的關係。請見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2003 年發行二十週年紀念版)；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之處。

不過，懷特必然不會在意，來自於他自己的好奇與興趣的自然觀察與記錄，究竟和環境史研究的理論規範有何相互符應的關係，也或許這些特質都是 18 世紀自然學家的共通特質。只是，如果以達爾文做為中介者的軸線來觀察的話，有了懷特的加入，近現代環境史領域的發展譜系，看似可以往前追溯。至於是否如此，將留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了。

總之，懷特著作的特色，可以歸納為：以文筆優美的地方敘事法，長期對家鄉的自然生態，不間斷的進行第一手的觀察、研究與記錄，因此留下了「自然史料」；而這樣在單一一地持續的探索和紀實的行為，也使他成為 18 世紀塞耳彭鄉村的準「生態史官」與「生態民族誌人類學家」。

*本文是國科會專題計畫「從鄉土自然史誌的書寫到生命網絡觀念的形成：以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者 Gilbert White 的生態觀為中心」（NSC 96-2411-H-009-003-MY2）、「地方自然史與鄉土環境教育：以英國 Selborne 的傳統與當代經驗為考察中心」（NSC 97-2918-I-009-004）及「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的生活世界與地方認同：以 Gilbert White（1720-1793）為主的研究（I/II）」（NSC 98-2410-H-009- 066-MY2）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黃涵音博士後研究助理的協助。

（責任編輯：劉昱妤　校對：蘇聖雄　蘇婉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F. 達爾文編，葉篤庄、葉曉譯，《達爾文生平》。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原著，繆哲譯，《塞耳彭自然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

Churton, Ralph. *Letters to Gilbert White, 1786-1793*. （手寫稿原件，藏於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

Cullum, John.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London: J. Nichols, 1784.

Darwin, Charles, Richard Darwin Keynes ed. *Beagle Di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Henshaw, Samuel. *Collection Concerning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ca. 1720-1943. Cambridge, MA: 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Holt-White, Rashleigh.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London: John Murray, 1901.

Holt-White, Rashleigh. *John Mulso: The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London: John Murray, 1906.

Hoskins, W. G. *English Local History: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March 1966*.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Jardine, William. "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W. Jardin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0.

Johnson, Walter. *Gilbert White: Poet, Pioneer, and Stylist*. London: John Murray, 1928.

Johnson, Walter, ed. *Gilbert White's Journal*.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0,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1).

Lambarde, William.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Conteining the Description, Hystorie, and Customes of that Shire*. London: H. Middleton, 1576.

Plot, Rober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Oxford: Printed at Theater; London: Mr. S. Millers, 1677.

二、近人著作

曾華璧，《人與環境：臺灣現代環境史論》。臺北：正中書局，2001。

Bailes, Kendall E.,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85.

Bohrer, Martha Adams. "Tales of Local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nd *Castle Rackrent*." *Modern Philology* 100:3, Feb. 2003, pp. 393-4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rookes, Andrew. "Gilbert White Never Came This Far South."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7:2, Spring 2002, pp. 73-87.

Cadee, Gerhard C. "Gilbert White and Darwin's Worms." *Ichnos* 10:1, 2003, pp. 47-49.

Chatfield, June E. "Likenesses of the Reverend Gilbert White." *Proc. Hampsh. Field Club Archaeol*. Soc.43, 1987, pp. 207-217.

Cook, Elizabeth Heckendorn. "Selborne's Cultural Landscapes: An Exhibition." In *Cultural Landscapes: Gilbert Whit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89.

Cronon, William.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Cronon, William.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3. (20th-anniversay edition)

Dasmann, Raymond, & Peter Berg. "Reinhabiting California." *Ecologist* 7:10, Dec. 1977, pp. 399-401.

Dadswell, Ted. *The Selborne Poineer: Gilbert White as Naturalist and Scientist, A Re-examination*. London: Centaur Press, 2006. Revised edition.

Davidson-Houston, Ronald. "Foreign Edition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Newsletter of the Friends of the Wakes* 36, 2008, pp. 18-26.

Emden, Cesil S.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Eyre, John. *Gilbert White's Birds: Then and Now*.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 The Oates Museum, 2009.

Farber, Paul Lawrence. "The Development of Ornithological Collection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th Centu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ce Disciplin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9:4, 1980, pp. 391-394.

Foster, Paul G. M. *Gilbert White and His Records: A Scientific Biograph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88.

Foster, Paul G. M.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A Brief Biography (1720-1793)*.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 The Oates Museum, Selborne Papers Number One, 2000.

Foster, Paul, and David Standing. *Landscape and Labour: Gilbert White's Garden 1751-1793*.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and The Oates Museum, 2005.

Foster Paul. "The Gibraltar Collections: Gilbert White (1720-1793) and John White (1727-1780), and the Naturalist and Author Giovanni Antonio Scopoli (1723-1788)."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34, 2007, pp. 30-46.

Gosse, Edmund. *A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1660-1780)*. Freeport, N.Y.: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or Libraries Press, 1972.

Jardine, Nichlas, and Emma Spary. “The Nature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ited by N. Jardine, J. A. Secord and E. C. Sp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Lockley, R. M. *Gilbert White*. London: H. F. & G. Witherby, Ltd., 1954.

Mabey, Richard. *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Dent, 1986 & 1993;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McCormick, John.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1.

Menely, Tobias.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3, Fall, 2004, pp. 46-65.

Mullett, C. F. “Multum in Parvo: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2, 1969, pp. 363-389.

Pepper, Davi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reprint.

Scott, Walter. *White of Selborne*. Lonondon: The Falcon Press, 1950.

Wall, Derek. *Green History: A Reader i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4.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75.

Whitaker, Katie. “The Culture of Curiosit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ited by N. Jardine, J. A. Secord & E. C. Sp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orster, Donald.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Worster, Donald.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 1984, pp. 1-19.

Worster, Donald.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Edited by Donald Wor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print in 1989.

Yates, Edward. *Knights, Priests and Peasants: A History of Selborne*. Selborne: Selborne Publishing,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8 (Dec. 2011), pp.185-226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Analytic Study on the Merits of Gilbert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Tseng, Hua-pi*

Abstract

Gilbert White published a natural history of his hometown, titled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nr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 in 1789.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this book has been a classic and very popular in the English world. Since Charles Darwin,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d been deeply enlightened by Gilbert White, White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chronolog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Gilbert White graduated from Oriel College at Oxford University. He was serious and full of curiosity and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ecology. Hi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was a record of correspondence with two naturalists of his time, Thomas Pennant and Daines Barrington. White was an ornithologist and included detailed observatory records of birds in his book. His findings were important and adopted by other naturalists at the time. He argued that a home-based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was so fundamental that every kingdom, every province should have its own monographer to produce a highly comprehensive natural history. Also he suggested that one who wants to be a successful ornithologist must be able to distinguish birds' sounds, colors and shapes.

This paper tackles the contents of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based on the study of his work, we have learned that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259 Wen-Hwa 1st Road, Kwei-Shan Tao-Yuan 333, Taiwan;
E-mail: hptseng1113@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ite applied literary words in his writings; and since he had carried out uninterrupted first-hand observations, researches and records in Selborne for 50 years, it made him the local ecological historian and ecological ethnographer of Selborne.

Keywords: Gilbert White, 18th century, England, Natur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